



1932
魯迅

魯迅先生語錄

LU XUN SHAN SHENG YU

一九一八年

從前好的，自己回去。

將來好的，跟我前去。(1)

✓ 要自己和別人，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。要除去虛偽的臉譜。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。……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。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。……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。(2)

中國的孩子，只要生，不管他好不好，只要多，不管他才不才。生他的人，不負教他的責任。雖然‘人口衆多’這一句話，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，然而這許多人口，便只在塵土中輾轉，小的時候，不把他當人，大了以後，也做不了人。

(1)人與時○(集外集)

(2)我之節烈觀○(墳)

中國娶妻早是福氣，兒子多也是福氣。所有小孩，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，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，所以隨便輾轉，沒人管他，因為無論如何，數目和材料的資格，總還存在。即使偶爾送進學堂，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，尊長和伴侶的脾氣，却多與教育反背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。大了以後，幸而生存，也不過‘仍舊貫如之何’，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，不是‘人’的父親，他生了孩子，便仍然不是‘人’的萌芽。(1)

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：‘要我們保存國粹，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。’

保存我們，的確是第一義。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，不管他是否國粹。(2)

我們能夠大叫，是黃鶯便黃鶯般叫；是鴟鵂便鴟鵂般叫。我們不必學那纔從私窩子裏跨出脚，便說‘中國道德第一’的人的聲音。

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，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……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。

(1)隨感錄：二五〇

(2)隨感錄：三五〇

舊賬如何勾消？我說：‘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！’（1）

✓我時常害怕，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。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就令螢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

縱令不過一窪淺水，也可以學學大海；橫豎都是水，可以相通。幾粒石子，任他們暗地裏擲來；幾滴穢水，任他們從背後潑來就是了。（2）

進步的美術家，——這是我對於中國美術界的要求。

✓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。他的製作，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彫象，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。令我們看了，不但歡喜賞玩，尤能發生感動，造成精神上的影響。

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，是引路的先覺，不是‘公民團’的首領。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，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標本，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。（3）

（1）隨感錄：四〇〇

（2）隨感錄：四一〇

（3）隨感錄：四三〇

我輩即使才力不及，不能創作，也該當學習；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，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。與其崇拜孔丘關羽，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；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，還不如犧牲於APOLLO。(1)

老的讓開道，催促着，獎勵着，讓他們走去。路上有深淵，便用那個死填平了，讓他們走去。

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，給自己走去；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。——遠了遠了。

明白這事，便從幼到壯到老死，都歡歡喜喜的過去；而且一步一步；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。

這是生物界正當開闢的路！人類的祖先，都已這樣做了。(2)

既說是應該革新，卻又主張復古；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，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。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，互相抱怨着過活，誰也沒有好處。

要想進步，要想太平，總得連根的拔去了‘二重思想’。因為世界雖然不小，但彷徨的人種，是終竟尋不出位置

(1)隨感錄：四六〇

(2)隨感錄：四九〇

黃良玉

的。(1)

做了人類想成仙；生在地上要上天；明明是現代人，吸着現在的空氣，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，僵死的語言，侮蔑盡現在，這都是‘現在的屠殺者’。殺了‘現在’，也便殺了‘將來’。——將來是子孫的時代。(2)

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，犧牲了別的一切，用骨肉碰鈍了鋒刃，血液澆滅了烟焰。在刀光火色衰微中，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，便是新世紀的曙光。

○ 曙光在頭上，不抬起頭，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。(3)

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掙來，培植，保養的，不是別人布施，捐助的。

人類尚未長成，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，但總在那里發榮滋長。……不滿是向上的車輪，能夠載着不自滿的人類，向人道前進。

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，永遠前進，永遠有希望。

(1)隨感錄：五四○

(2)現在的屠殺者○

(3)‘聖武’○

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，禍哉禍哉！（1）

中國現在的人心中，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。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，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，再改造社會，改造世界；萬不可單是不平。至於憤恨，却幾乎全無用處。

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，古人有過許多，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。（2）

✓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，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，什麼都阻止他不得。

生命不怕死，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，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。

什麼是路？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，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。

以前早有路了，以後也該永遠有路。（3）

✓ 覺得歷來所走的路，萬分危險，而且將到盡頭；於是憑着良心，切實尋覓，看見別一條平坦有希望的路，便大叫一聲說，‘這邊走好。’希望同感的人，因此轉身，脫了危險，容

（1）不滿。

（2）恨恨而死。

（3）生命的路。（以上：熱風。）

易進步。假如有人偏向別處走，再勸一番，固無不可；但若仍舊不信，便不必拚命去拉，各走自己的路。因為拉得打架，不獨於他無益，連自己和同感的人，也就耽擱了工夫。(1)

(1) 渡河與引路。 (集外集)

一九一九年

父母對於子女，應該健全的產生，盡力的教育，完全的解放。(1)

(1)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。(墳)

一九二二年

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，我以為在這塗路中，
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。(1)

(1) 吶喊：自序。

一九二三年

中國太難改變了，即使搬動一張桌子，改裝一個火爐，幾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動，能改裝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。我想這鞭子總要來，好壞是別一問題，然而總要打到的。但是從那里來，怎麼地來，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。(1)

(1) 娜拉走後怎樣。(填)

一九二四年

○ ✓ 不但產生天才難，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。我想：天才大半是天賦的；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，似乎大家都可做。做土的功効，比要求天才還切近；否則，縱有成千成萬的天才，也因沒有泥土，不能發達，要像一碟子綠豆芽。

做土要擴大了精神，就是收納新潮，脫離舊套，能夠容納，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；又要不怕做小事業，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，否則翻譯，介紹，欣賞，讀，看，消閒都可以。以文藝來消閒，談來似乎有些可笑，但究竟較勝于戕賊他。

泥土和天才比，當然是不足齒數的，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，他怕不容易做；不過事在人爲，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。這一點，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，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。(1)

(1)未有天才之前。

一九二五年

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，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，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，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，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。(1)

說到中國的改革，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，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。……歷史是過去的陳迹，國民性可改造于將來，在改革者的眼裏，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無物的。(2)

‘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，而最普通的，第一就是聽天任命，第二就是中庸’【徐炳昶致先生信】。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，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，其實乃是卑怯。遇見強者，不敢反抗，便以‘中庸’這些話來粉飾，聊以自慰。……縱為

(1)熱風：題記。

(2)出了象牙之塔：後記。

奴隸，也處之泰然，但又無往而不合聖道。這些現象，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，無論有沒有外敵。要救正這些，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劣點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來。(1)

✓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，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，嘖着，營營地叫着，以為得意，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。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，不再來揮去他們。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，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，因為牠們的完全，遠在戰士之上。

的確的，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。

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，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。(2)

約翰彌耳說：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。我們却天下太平，連冷嘲也沒有。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，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。大家漸漸死下去，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，這纔漸近於正經的活人。

✓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，就是該敢說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罵，敢打，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

(1) 通訊。

(2) 戰士和蒼蠅。

時代。(1)

我們的古也就難保，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。土地給了別人，則‘國寶’雖多，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。

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溫飽，三要發展。苟有阻礙這前途者，無論是古是今，是人鬼，是三墳五典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圖，金人玉佛，祖傳丸散，祕製膏丹，全都踏倒他。(2)

現今的人們還以眼淚贈答，並且以這為最上的贈品，因為他此外一無所有。無淚的人則以血贈答，但又各各拒絕別人的血。

人大抵不願意愛人下淚。但臨死之際，可能也不願意愛人為你下淚麼？無淚的人無論何時，都不願意愛人下淚，並且連血也不要：他拒絕一切為他的哭泣和滅亡。

人被殺於萬眾聚觀之中，比被殺在‘人不知鬼不覺’的地方快活，因為他可以妄想，博得觀眾中的或人的眼淚。但是，無淚的人無論被殺在什麼所在，於他並無不同。

殺了無淚的人，一定連血也不見。愛人不覺他被殺之

(1)忽然想到：五〇

(2)忽然想到：六〇

慘，離人也終於得不到殺他之樂：這是他的報恩和復讎。

✓ 死於敵手的鋒刃，不足悲苦；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，却是悲苦。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，戰友亂發的流彈，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，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。

仰慕往古的，回往古去罷！想出世的，快出世罷！想上天的，快上天罷！靈魂要離開肉體的，趕快離開罷！現在的地面上，應該是執着現在，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。

但厭惡現世的人們還住着。這都是現世的仇讎，他們一日存在，現世即一日不能得救。

✓ 勇者憤怒，抽刃向更強者；怯者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不可救藥的民族中，一定有許多英雄，專向孩子們瞪眼。這些孱頭們！

✓ 我們聽到呻吟，歎息，哭泣，哀求，無須喫驚。見了酷烈的沈默，就應該留心了；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，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，就更應該留心了：這在豫告‘真

的憤怒’將要到來。(1)

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，那麼……就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溫飽，三要發展。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，無論是誰，我們都反抗他，撲滅他！

所謂生存，並不是苟活；所謂溫飽，並不是奢侈；所謂發展，也不是縱。(2)

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，倒較為可靠罷。

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？不如尋朋友，聯合起來，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。你們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見深林，可以闢成平地的，遇見曠野，可以栽種樹木的，遇見沙漠，可以開掘井泉的。問什麼荆棘塞塗的老路，尋什麼烏煙瘴氣的烏導師！(3)

要中國得救，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，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，反過來一用就夠了：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，對手如羊時就如羊！

那麼，無論什麼魔鬼，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

(1)雜感。

(2)北京通信。

(3)導師。